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应用语言学视野·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

**The Social Tur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英] David Block 著

战 菊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The Social Tur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英文/[英] 布洛克 (Block, D.) 著; 战菊导读.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7

(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

ISBN 978-7-5100-4996-5

I. ①第… II. ①布… III. ①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教学研究-英文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0120 号

© 2003, David Block

This edition of **The Social Tur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sale in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本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和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得出口。

##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The Social Tur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著 者: [英] David Block

导 读: 战 菊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8.5

字 数: 239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4996-5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9-484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西方应用语言学视野

## 专家委员会

---

主 任 刘润清 桂诗春 陆俭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非 王初明 文秋芳 冯志伟 何自然  
姜望琪 高一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同顺 王建勤 王海啸 田贵森  
冉永平 刘 骏 刘振前 朱志平 吴旭东  
杨永林 何莲珍 陈新仁 严辰松 张文忠  
李 力 李柏令 金利民 俞理明 祝畹瑾  
高立群 崔 刚 董 奇 彭宣维 温晓虹  
程晓堂 蔡金亭 潘文国 戴曼纯 Rod Ellis  
Ruth Wodak

总策划 郭 力

# 西方应用语言学视野

## 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

### 专家委员会

---

顾 问 桂诗春 刘润清 陆俭明

主 任 文秋芳 王初明 王立非

####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马广惠	王 彦	王文宇	王玉雯
王同顺	王建勤	王海啸	刘 骏	刘振前
田贵森	何莲珍	朱志平	陈 桦	花东帆
苏晓军	吴旭东	张文忠	张京鱼	李柏令
杨永林	杨达复	严 明	严辰松	金利民
郑 超	武姜生	俞洪亮	俞理明	洪 岗
胡 健	高一虹	高立群	秦晓晴	黄 豪
梁茂成	董燕萍	温晓虹	程晓堂	蔡金亭
戴曼纯				

总策划 郭 力

# 目 录

《西方应用语言学视野》总序	刘润清
《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序	王立非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导读	战 菊
原书目录	① 30
前言	① 32
致谢	① 33
第一章 前言 .....	1
1. 应用语言学的社会学转向：循踪社会语言学前沿研究	1
2. “二语习得”（SLA）的社会学转向	3
3. 关于本书	4
4. 几点说明	6
第二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简史 .....	8
1. 简介	8
2. 研究基础	9
3. 有计划的无历史性？	11
4. 早期研究	12
5.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	16
6. 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的研究	23
7. 输入—互动—输出（IIO）模式	26
第三章 第二语言习得中“第二”的含义 .....	32
1. 简介	32
2.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单一语言主义	34
3. 情境	48
4. 讨论	55
第四章 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的含义 .....	59
1. 简介：从语言能力到交际能力	59

2. 输入—互动—输出模式：从交际能力到意义协商	62
3. 任务	65
4. 意义协商	67
5. 二语习得中对语言的批评	68
6. 在社会情境下进行 SLA 研究	81
7. 小结	89
<b>第五章 第二语言习得中“习得”的含义</b> .....	92
1. 简介	92
2. Krashen 与习得/学习的区分	93
3. 输入—互动—输出框架中习得即是信息处理	95
4. 对信息处理的批评	97
5. 费斯 (Firth) 和瓦格纳 (Wagner) 1997 年引发的辩论	98
6. 社会文化理论	99
7. 活动理论	101
8. “拿来”理论	102
9. 习得概念的拓展	105
10. 习得即是 (能动性的) 活动	109
11. 小结	115
<b>第六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未来</b> .....	121
1. 简介	121
2. 二语习得研究文本的预测	121
3. 二语习得研究文献综述的预测	122
4. 在已编辑文献中的总结篇章	124
5.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127
6. 语用学	129
7. 学习者身份与其语言学习经验的价值	131
8. Tarone 和 Liu 的研究	133
9. Teutsch-Dwyer 的著作	134
10. 小结	136
<b>参考文献</b> .....	140
<b>术语索引</b> .....	157

##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正在策划引进一系列的国外语言学学术专著，其中包括“西方应用语言学视野”丛书。他们延请了各路造诣很深的专家教授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智囊团”，从遴选书目到撰写导读，都为这套书献计献策。他们想让我为这个系列写几句话，于是我就认真地翻阅了即将付梓的首批专著，印象不错，就写了这个所谓的序。

在此之前，世图北京公司已经引进了国外学术刊物，其中包括语言学期刊。翻阅这些专著和刊物时，我想到了两点。第一，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和知识的可获性，对国民经济和民族素质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学者到欧美留学时，往往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国外大学不仅图书资料几十倍或几百倍于国内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学术刊物的种类之多和旧刊之全也是国内大学不能相比的。我看，大量引进国外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有利于为我国的学者提供完备和最新的信息资源，有利于为国内培养出一流的研究者，同时，也有助于为我国大学图书馆逐渐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创造条件，有利于营建品味高雅的文化氛围。第二，投身学术之路，一般都是先读教科书，再系统地读专著，然后定期地读学术期刊。专著和学术期刊是做科研和写论文须臾不可离的。专著使我们了解学科的发展历程，系统理解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期刊使我们及时知晓学科的前沿，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这套开放性丛书的推出，实则为我国语言学研究人士“拿来”国外的最新理

论和方法，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从而能够建立中国广袤土地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

被经典著作、精品图书和权威期刊所包围，犹如与学术大师亲密接触，除了备受激励，决心奋起直追以外，似乎还可以净化灵魂，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中国图书市场上，许多产品过于商业，过于功利，过于垃圾。铺天盖地的粗制滥造的英语试题就是一例。这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不利于人文的教化与性情的陶冶，更不利于可持续性教育。这样的文化风气迟早要改变。

引进国外名著的重要性，我在二十年前就有所察觉，我曾为我们办的研究生班胶印过部分语言学专著。那时还没有版权问题。虽然那只是“小打小闹”，但得到书的那二百多位学生都受益匪浅。接着，我又主编了《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让学生有机会领略语言学大师们的风采，也收到良好的效果。今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大批引进语言学专著和学术刊物，必将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

## 序

继国内几家著名的外语出版社引进语言学原著系列之后，2006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精心策划了反映国外二语习得研究与教学最新学术动态和成果的丛书系列。这套开放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前沿书系，旨在精选国外最新出版的研究著作，涵盖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理论、二语认知、二语语用、阅读、写作、听说、学习策略、学习者语料库、研究方法等各个领域。作为一位始终研究和关注二语习得的学者和教师，我心中充满喜悦和感激。高兴的是，有像世图北京公司这样的出版界有识之士，高举追求学术真知的旗帜，捧一颗真心弘扬学术，回报社会；感激的是，全国的广大外语师生又可以及时补充到学术营养，将最新的外语教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应用到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中去。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国外的最新动态来看，二语习得研究清晰地表现出认知和社会文化二分的路径。

心理认知过程与机制在二语习得的研究伊始就受到关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则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语言。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都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已经成为主流观点（DeKeyser & Juffs, 2005）。Hinkel (2006) 及一些学者认为，二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认知过程，其研究的焦点就是描述并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二语认知路径的发展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开始，到后来的交互论（interactionism）和连接主义（connection-

ism), 直到近来出现的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s), 认知的视角在 SLA 研究中十分清晰。

近年来兴起的构式语法理论认为: 1) 语法知识的心理表征由形式—意义配对 (或称映射) 即构块组成, 意义与形式不可分离。2) 意义与形式相互约束, 构块的意义并不对应于构块中所有词汇单位的意义总和。3) 语言具体化单位和图式化是语法知识及其习得的基本组织原则。高度图式化 (highly schematic) 的构块也具有图式意义。4) 语法知识, 又称句法—词汇连续体, 是有组织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构块。5) 组成一系列语法知识的构块, 既有很具体的只适合于一种情形的, 也有较为抽象, 可涵盖大范围的用法事件 (usage events)。习语构块 (idiomatic construction) 与普通构块 (general construction) 没多大区别。构式语法在解释二语习得时强调, 语言是个由构块组成的系统, 所以二语习得很大程度上就是构块的习得, 遵循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式习得顺序, 从使用范围局限的构块类型开始习得, 通过机械记忆学会较为具体的语言结构, 过渡到较为抽象的、表达性强的题元结构。这些结构都基于各类语言范畴、图式和构块。二语习得研究也证实, 二语习得从习惯用语开始, 遵循“惯用语→低域模式→构块”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Doughty & Long, 2003)。

与认知视角相对的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 代表性理论有维果斯基 (Vygotsky) 的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语言社会学说 (language socialization)、巴赫金 (Bakhtin) 的对话理论 (dialogic perspective) 以及批评理论 (critical theory) 等。

社会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原则是: 人类认知的媒介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如工具、符号系统 (尤其是语言) 以及社会交流。交流本身通过语言实现。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1) 一切复杂心理活动都是在交流过程中形

成的；2) 心理机能最初存在于人际间，随后逐渐成为内部的心理机能；3) 心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掌握凭借词语传递的全人类经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交流在认知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它不仅仅将交流看做是习得词汇及形态句法的手段。交流既是二语学习的工具，同时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有重要启示，首先，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研究，都是研究真实的课堂以及其他社会场景里的语料。其次，由于社会交际是学习的主要途径，所以学习者参与的交流尤其值得关注。再次，社会文化研究大多采用微变化分析（microgenetic analysis）方法，开展跟踪研究，观察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状况。

与社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的语言社会化理论也认为，在任何环境中，语言学习者都处在一种由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塑造的交际环境中，通过学习成为其中有能力的参与者。这些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将会影响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既是社会化的方式，又是社会化的中心目标。语言资源及交流实践在语言社会化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初学者了解社会集团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以及学会认识和表达情感的途径。

Bakhtin 的对话理论进一步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当我们把他人的话语变成自己的用法时，也就形成了与他人的对话关系，对话论强调智力过程（intellectual process）具有社会性，话语的构建和话语中前后表达的衔接需要说者和听者共同参与。因此，我们日常使用和学习的语言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相反，语言的使用是我们对他人语言的借用。语言的学习就是学习者试用他人言语的过程，语言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表现说话者对其他话语参与者的态度，表明说话者在交际中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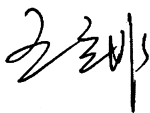
概括起来，二语习得认知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二语学习的看法不同和对二语习得理论的构建不同。坚持二语习得认知观的学者（如 Kasper, Gass, Long 等）都认为，虽然社会环境能够影响第二语言习得，但是 SLA 本身实质上的确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持批评观点的学者（如 Kramsch, Larsen-Freeman）则认为，二语学习不是一种孤立、脱离语境和语言使用的状态。认知视角过分强调个体和内心思维过程以及语法能力的发展，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意义是交际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交互性，超越个人的意愿和行为，不考虑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文化视角和认知视角之间的一种失衡。在二语习得理论构建方面，一些学者提出理论和标准的一元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坚持实证主义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唯一范式，认为多元化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多元并存会带来问题，多种理论的存在和多重标准等于无理论与无标准。但相对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现实本身就是多样的，科学并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所有具体问题，应该提倡“后现代主义批评分析”，反对实证主义霸权，鼓励“百花齐放”，避免理论受阻，从而导致不同声音的消失。

当前，双方都承认分歧存在，虽然争论还在继续，但认知理论与社会文化理论仍有望走向融合。

目前，国内还没有引进过以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专题的大型丛书。世图北京公司组织的这套丛书旨在组合国外多家著名出版社的代表作，对各派观点和理论兼收并蓄，使我们能对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有一个综览。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而编写的导读也推陈出新，除对著作的重要观点和思想逐章归纳之外，还就各本著作所涉及的领域都有一个国内外发展现状的概述，对该著作和作者在该领域的地位也加以阐述。导读之后还列举出国内近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让读者可以轻松得到国内研究

资源的连接。此外，撰写导读的作者全都是国内研究二语习得的专家，他们研究成果丰富，视野开阔，充满学术的朝气。

这套丛书在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广大外语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和相关研究人士，以及对二语习得研究和外语教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这套丛书对推动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和改革，提高广大外语师生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将起到重要作用。我极力推荐这套丛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 DeKeyser, R. & A. Juffs. 2005. Cognitive considerations in L2 learning.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 437-45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Doughty, C. J. & M. H. Long (eds.). 2003.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 Guiora, A. Z. 2005. The language sciences—the challenges ahead: a farewell address. *Language Learning* 55(2): 183-189.
- Zuengler, J. & E. Miller. 2006. Cognitive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two parallel SLA worlds? *TESOL Quarterly* 40(1): 35-58.

#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导 读

战 菊

## 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语言习得（简称二语习得），是指人们在习得了母语/第一语言后又习得或学习了第二种语言。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才从应用语言学和生成理论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较明确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概括地说，二语习得研究旨在系统地探讨二语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描述学习者如何习得第二语言，并解释为什么学习者能够习得第二语言。近 20 年来，二语习得研究不断发展，不同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产生了不同的学派或方法，如认知学派、社会学派、心理学派和社会认知方法等，展现了人们对二语习得这一语言现象的不断探索和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如：文秋芳，2008；高一虹、周燕，2009；刘永兵，2010）对上述流派和认识论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比较和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对二语学习者的偏误分析和英语语素习得研究，突破了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观，成为二语习得认知理论的基础。认知学派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相关。人脑好比信息处理器，将外界输入的信息转化为自己摄入的信息。学习者经过不断练习，把储存在大脑里的陈述性知识逐步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并形成假设，藉外界反馈来检验和修订假设，不断完善自身的语言体系。大脑内部知识体系的变化就是学习的进步，其学习过程具有普遍性特征。语言规则是有限的，但可以创造出数量无限的句子。这些句子的语法性不受说话场景、交

际者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即语言和语言习得不受文化或意义的影响，学习发生在学习者个体内部。认知学派认为，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学习怎样产生或发生、学习者的心理过程、影响学习者语言习得的因素，等等。他们认为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包括二语习得的特征和二语习得过渡理论。前者是储存在人们大脑内的二语知识体系，后者则是人们习得二语知识的过程。Larsen-Freeman (2000) 曾总结出认知学派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十一类之多，但其研究的范围不应涉及真实语境中的二语运用 (Gass, Lee & Roots, 2007; Long, 1997)。二语习得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不受学习环境、学习者个体差异影响，并且能够解释非母语语言习得的理论。认知派通常运用实验法控制某些变量 (如学习任务的所需时间、要求等)，观察学习结果的变化，即从客位角度描述学习者大脑中的语言体系及其变化，有时也用访谈、有声思维等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人脑内部语言加工或产出的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二语习得研究形成了社会学派 (如: Frawley & Lantolf, 1985; Lantolf & Frawley, 1988)。社会学派的理论背景较为繁杂，有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勒恩提叶夫活动理论、会话分析理论、语言社会化理论、后结构主义以及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等。社会学派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不同的社会情境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语言作为体现这些特征的中介，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不是由独立于具体交际活动的抽象句子组成，而是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的。Lantolf 认为，语言不仅能够反映人们的意识，也能够体现人们的感知、情感、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 (Lantolf, 2006)。学习是内化的过程，包括人际交流和人内交流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学习者在社会交际活动中，通过群体互动获得文化符号工具；在第二阶段，学习者通过个体努力，把文化符号工具转换为个体心理活动的工具。社会学派认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具体的内容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在社交活动中成功地运用二语。但是，语言运用并不是学习结果或手段，“没有运用，习得不会也不可能发生，语言的习得必须以运用为基础。” (Firth & Wagner, 1997: 806) 只有考察二语的运用才能了解二语习得发生的情况。语言能力具有过渡性、情境性和动态性，语言使用者永远是学习者。持社会学观点的

学者在研究二语习得时，从主位角度出发，理解、解释二语交际者如何在交际中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社会学派的二语习得研究多为定量研究，依据多语言环境中的自然交际语料，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而且侧重研究交际者的不同身份的体验以及多语言的互动，注意分析交际者成功交际的过程。

认知学派与社会学派曾于 1997 年和 2007 年有过两次著名的交锋，《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开辟专栏，两派学者在专栏中就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交流。虽然争论升级为辩论，甚至争吵，但是两派的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些内在规律，客观上促进了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

此外，二语学习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有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两派之分。语言和语言学习是心理现象。心理学派 (Gardner & Lambert, 1972; Gardner, 1985; Gardner, 2002) 占主导地位长达近半个世纪，其研究注重学习者或个体差异因素。学习者稳定的心理特征、学习动机与语言性向、学习策略、学习风格、人格等成为其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心理学派的发展经历了经典模式的个人特质取向、扩展模式 (Tremblay & Gardner, 1995) 的认知情境取向、自我系统模式的全人取向，以及过程取向 (Cohen & Domyei, 2002)。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文化学派兴起，侧重于社会环境对个体学习者的影响或二者的互动。21 世纪初，心理学派与社会学派似有融合之态势，在对话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都关注学习者整体“人”以及二语习得过程中“人”的多元性、动态性。Johnson (2004) 把二语习得的主要理论概括为三种主要认识论取向的理论研究或学派：结构行为主义、心灵认知主义和社会认知主义。

有学者试图在认知学派和社会学派之间寻找“中间地带”。例如，Atkinson (2002) 在批判认知主义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介于认知学派和社会学派之间的社会认知视角研究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社会认知视角不认同认知和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以协同 (alignment) 为其基本原则，认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认知和社会因素并重。语言是学习者通过参与活动，与学能高的社会成员进行互动时学到的，其过程顺应生态环境。社会认知视角为二语习得研究提出了一种新思路，拓展了传统二语习得中“教师”和“课堂”两个概念的内涵。

综上所述，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涉及应用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必将促进二语习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炜栋、周大军，2005）。最初，一些外语学者（如：胡文仲，1984）开始译介国外二语习得理论和研究，同时汉语界也开始关注二语习得的研究（鲁健骥，1984）。译介或综述的主要内容为国外二语习得理论和研究，包括中介语研究、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学习者认知机制和个体差异，以及课堂教学与二语习得等内容。再细化这些研究内容，具体包括偏误分析、习得顺序和中介语发展过程、中介语语用学、影响习得的因素、语言输入、母语的作用、学习者策略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对二语习得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内容扩展到二语习得理论的大部分主要议题（戴炜栋、周大军，2005），如中介语的僵化和可变性、二语习得的社会环境、学习者内部机制中的语言迁移和普遍语法的作用（戴曼纯，1998）、个人差异中的学能、情感、动机和认知风格等对习得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逐渐超越了简单的介绍和评述，开始质疑国外一些理论，特别是它们是否适应我国的外语学习语境。例如，对“监察模式”的质疑、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二语习得与二语/外语教学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由早期的文献综述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实证研究，学界的研究方法意识不断觉醒。文秋芳、王立非（2004）对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三大方向作了详尽的梳理，专门考察了研究方法的使用。他们分析了中介语、学习者内部因素和学习者外部因素的相关研究，认为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总体变化发展走向依次为定量研究（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质的研究），“微变化研究”则成为探究二语习得机制的“新宠”。

二语习得研究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普及和深入，汉语界和外语界在二语习得研究上不断交流与融合，为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构建、研究内容拓展和研究方法创新以及研究成果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平台；同时，通过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作出了我们独特的贡献。